

隋書

冊八

隋書卷四十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五

梁士彥子剛 梁默

梁士彥字相如安定烏氏人也少任俠不仕州郡性剛果喜正人之是非好讀兵書頗涉經史周世以軍功拜儀同三司武帝將有事東夏聞其勇決自扶風郡守除九曲鎮將進位上開府封建威縣公齊人甚憚焉尋遷熊州刺史後從武帝拔晉州進位柱國除使持節晉絳二州諸軍事晉州刺史及帝還後齊後主親總六軍而圍之獨守孤城外無聲援衆皆震懼士彥慷慨自若賊盡銳攻之樓堞皆盡城雉所存尋仞而已或短兵相接或交馬出入士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爲爾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却乃令妻妾軍民子女晝夜修城三日而就帝率六軍亦至齊師解圍營於城東十餘里士彥見帝持帝鬚而泣曰臣幾不見陛下帝亦爲之流涕時帝以將士疲倦意欲

班師士彥叩馬諫曰今齊師遁衆心皆動因其懼也而攻之其勢必舉帝從之大軍遂進帝執其手曰余之有晉州爲平齊之基若不固守則事不諧矣朕無前慮惟恐後變善爲我守之及齊平封鄖國公進位上柱國雍州主簿宣帝卽位除東南道行臺使持節徐州總管三十二州諸軍事徐州刺史與烏丸軌擒陳將吳明徹裴忌於呂梁別破黃陵略定淮南地高祖作相轉亳州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尉迥之反也以爲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之至河陽與迥軍相對令家僮梁默等數人爲前鋒士彥以其徒繼之所當皆破乘勝至草橋迥衆復合進戰大破之及圍鄴城攻北門而入馳啓西門納宇文忻之兵及迥平除相州刺史高祖忌之未幾徵還京師閑居無事自恃元功甚懷怨望遂與宇文忻劉昉等謀作亂將率僮僕於享廟之際因車駕出圖以發機復欲於蒲州起事略取河北捉黎陽關塞河陽路劫調布以爲牟甲募盜賊以爲戰士其甥裴通豫知其謀而奏之高祖未發其事授晉州刺史欲觀其意士彥欣然謂昉等曰天也又請儀同薛摩兒爲長史高祖從之後與公卿朝謁高祖令左右執士彥

忻昉等於行間詰之曰爾等欲反何敢發此意初猶不伏捕薛摩兒適至於是庭對之摩兒具論始末云第二子剛垂泣苦諫第三子叔諧曰作猛獸要須成斑士彥失色顧謂摩兒曰汝殺我於是伏誅時年七十二有子五人操字孟德出繼伯父官至上開府義鄉縣公長寧王府驃騎早卒剛字永固弱冠授儀同以平尉迥勳加開府擊突厥有功進位上大將軍通政縣公涇州刺史士彥之誅也以諫獲免徙瓜州叔諧官至上儀同廣平縣公車騎將軍志遠爲安定伯務爲建威伯皆坐士彥誅梁默者士彥之蒼頭驍武絕人士彥每從征伐常與默陷陣仕周致位開府開皇末以行軍總管從楊素北征突厥進位大將軍漢王諒之反也復以行軍總管從楊素討平之加授柱國大業五年從煬帝征吐谷渾遇賊力戰而死贈光祿大夫

宇文忻

宇文忻字仲樂本朔方人徙京兆祖莫豆于魏安平公父貴周大司馬許國公忻幼而敏慧爲兒童時與羣輩遊戲輒爲部伍進止行列無不用命有識者見

而異之年十二能左右馳射驍捷若飛恒謂所親曰自古名將唯以韓白衛霍爲美談吾察其行事未足多尚若使與僕並時不令豎子獨擅高名也其少小慷慨如此年十八從周齊王憲討突厥有功拜儀同三司賜爵興固縣公韋孝寬之鎮玉壁也以忻驍勇請與同行屢有戰功加位開府驃騎將軍進爵化政郡公邑二千戶從武帝伐齊攻拔晉州齊後主親馭六軍兵勢甚盛帝憚之欲旋師忻諫曰以陛下之聖武乘敵人之荒縱何往不克若使齊人更得令主君臣協力雖湯武之勢未易平也今主暗臣愚兵無鬪志雖有百萬之衆實爲陛下奉耳帝從之戰遂大克及帝攻陷并州先勝後敗帝爲賊所窘左右皆殲帝挺身而遁諸將多勸帝還忻勃然而進曰自陛下克晉州破高緯乘勝逐北以至於此致令僞主奔波關東響振自古行兵用師未有若斯之盛也昨日破城將士輕敵微有不利何足爲懷丈夫當死中求生敗中取勝今者破竹其勢已成奈何棄之而去帝納其言明日復戰遂拔晉陽及齊平進位大將軍賜物千段尋與烏丸軌破陳將吳明徹於呂梁進位柱國賜奴婢二百口除豫州總管

高祖龍潛時與忻情好甚協及爲丞相恩顧彌隆尉迥作亂以忻爲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之時兵屯河陽諸軍莫敢先進帝令高熲馳驛監軍與熲密謀進取者唯忻而已迥遣子惇盛兵武陟忻先鋒擊走之進臨相州迥遣精甲三千伏於野馬岡欲邀官軍忻以五百騎襲之斬獲略盡進至草橋迥又拒守忻率奇兵擊破之直趨鄆下迥背城結陣與官軍大戰官軍不利時鄆城士女觀戰者數萬人忻與高熲李詢等謀曰事急矣當以權道破之於是擊所觀者大囂而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軍復振齊力急擊之迥軍大敗及平鄆城以功加上柱國賜奴婢二百口牛馬羊萬計高祖顧謂忻曰尉迥傾山東之衆連百萬之師公舉無遺策戰無全陣誠天下之英傑也進封英國公增邑三千戶自是以後每參帷幄出入臥內禪代之際忻有力焉後拜右領軍大將軍恩顧彌重忻妙解兵法馭戎齊整當時六軍有一善事雖非忻所建在下輒相謂曰此必英公法也其見推服如此後改封杞國公上嘗欲令忻率兵擊突厥高熲言於上曰忻有異志不可委以大兵乃止忻旣佐命功臣熲經

將領有威名於當世上由是微忌焉以譴去官忻與梁士彥昵狎數相往來士彥時亦怨望陰圖不軌忻謂士彥曰帝王豈有常乎相扶卽是公於蒲州起事我必從征兩陣相當然後連結天下可圖也謀洩伏誅年六十四家口籍沒忻兄善弘厚有武藝仕周官至上柱國許國公高祖受禪遇之甚厚拜其子頴爲上儀同及忻誅並廢于家善未幾卒頴至大業中爲司農少卿及李密逼東都叛歸於密忻弟愷別有傳

王誼

王誼字宜君河南洛陽人也父顯周鳳州刺史誼少慷慨有大志便弓馬博覽羣言周閔帝時爲左中侍上士時大冢宰宇文護執政勢傾王室帝拱默無所關預有朝士於帝側微爲不恭誼勃然而進將擊之其人惶懼請罪乃止自是朝士無敢不肅歲餘遷御正大夫丁父艱毀瘠過禮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歲餘起拜雍州別駕固讓不許武帝卽位授儀同累遷內史大夫封楊國公從帝伐齊至并州帝旣入城反爲齊人所敗左右多死誼率麾下驍雄赴之帝賴以全

濟時帝以六軍挫衄將班師誼固諫帝從之及齊平授相州刺史未幾復徵爲大內史汾州稽胡爲亂誼率兵擊之帝弟越王盛譙王儉雖爲總管竝受誼節度其見重如此及平賊而還賜物五千段封一子開國公帝臨崩謂皇太子曰王誼社稷臣宜處以機密不須遠任也皇太子卽位是爲宣帝憚誼剛正出爲襄州總管及高祖爲丞相轉爲鄭州總管司馬消難舉兵反高祖以誼爲行軍元帥率四總管討之軍次近郊消難懼而奔陳于時北至商洛南拒江淮東西二千餘里巴蠻多叛共推渠帥蘭雒州爲主雒州自號河南王以附消難北連尉迥誼率行軍總管李威馮暉李遠等分討之旬月皆平高祖以誼前代舊臣甚加禮敬遣使勞問冠蓋不絕以第五女妻其子奉孝尋拜大司徒誼自以與高祖有舊亦歸心焉及上受禪顧遇彌厚上親幸其第與之極歡太常卿蘇威立議以爲戶口滋多民田不贍欲減功臣之地以給民誼奏曰百官者歷世勳賢方蒙爵土一旦削之未見其可如臣所慮正恐朝臣功德不建何患人田有不足上然之竟寢威議開皇初上將幸岐州誼諫曰陛下初臨萬國人情未洽

何用此行上戲之曰吾昔與公位望齊等一朝屈節爲臣或當恥愧是行也震揚威武欲以服公心耳誼笑而退尋奉使突厥上嘉其稱旨進封郢國公未幾其子奉孝卒踰年誼上表言公主少請除服御史大夫楊素劾誼曰臣聞喪服有五親疎異節喪制有四降殺殊文王者之所常行故曰不易之道也是以賢者不得踰不肖者不得不反而儀同王奉孝既尙蘭陵公主奉孝以去年五月身喪始經一周而誼便請除釋竊以雖曰王姬終成下嫁之禮公則主之猶在移天之義況復三年之喪自上達下及期釋服在禮未詳然夫婦則人倫攸始喪紀則人道至大苟不重之取笑君子故鑽燧改火責以居喪之速朝祥暮歌讖以忘哀之早然誼雖不自彊爵位已重欲爲無禮其可得乎乃薄俗傷教爲父則不慈輕禮易喪致婦於無義若縱而不正恐傷風俗請付法推科有詔勿治然恩禮稍薄誼頗怨望或告誼謀反上令案其事主者奏誼有不遜之言實無反狀上賜酒而釋之于時上柱國元諧亦頗失意誼數與相往來言論醜惡胡僧告之公卿奏誼大逆不道罪當死上見誼愴然曰朕與公舊爲同學甚相

憐愍將奈國法何於是下詔曰誼有周之世早豫人倫朕共遊庠序遂相親好
然性懷險薄巫覡盈門鬼言怪語稱神道聖朕受命之初深存戒約口云改悔
心實不悛乃說四天正神道誼應受命書有誼識天有誼星桃鹿二川岐州之
下歲在辰巳興帝王之業密令卜問伺殿省之災又說其身是明王信用左道
所在詿誤自言相表當王不疑此而赦之將或爲亂禁暴除惡宜伏國刑上復
令大理正趙綽謂誼曰時命如此將若之何於是賜死於家時年四十六

元諧

元諧河南雒陽人也家代貴戚諧性豪俠有氣調少與高祖同受業於國子甚
相友愛後以軍功累遷大將軍及高祖爲丞相引致左右諧白高祖曰公無黨
援譬如水間一堵牆大危矣公其勉之尉迥作亂遣兵寇小鄉令諧擊破之及
高祖受禪上顧諧笑曰水間牆竟何如也於是賜宴極歡進位上大將軍封樂
安郡公邑千戶奉詔參修律令時吐谷渾寇涼州詔諧爲行軍元帥率行軍總
管賀婁子幹郭竣元浩等步騎數萬擊之上勅諧曰公受朝寄總兵西下本欲

自寧疆境保全黎庶非是貪無用之地害荒服之民王者之師意在仁義渾賊若至界首者公宜曉示以德臨之以教誰敢不服也時賊將定城王鍾利房率騎三千度河連結黨項諧率兵出鄯州趣青海邀其歸路吐谷渾引兵拒諧相遇於豐利山賊鐵騎二萬與諧大戰諧擊走之賊駐兵青海遣其太子可博汗以勁騎五萬來掩官軍諧逆擊敗之追奔三十餘里俘斬萬計虜大震駭於是移書諭以禍福其名王十七人公侯十三人各率其所部來降上大悅下詔曰褒善疇庸有聞前載諧識用明達神情警悟文規武略譽流朝野申威拓土功成疆場深謀大節實簡朕心加禮延代宜隆賞典可柱國別封一子縣公諧拜寧州刺史頗有威惠然剛愎好排詆不能取媚於左右嘗言於上曰臣一心事主不曲取人意上曰宜終此言後以公事免時上柱國王誼有功於國與諧俱無任用每相往來胡僧告諧誼謀反上按其事無逆狀上慰諭而釋之未幾誼伏誅諂漸被疎忌然以龍潛之舊每預朝請恩禮無虧及上大宴百寮諧進曰陛下威德遠被臣請突厥可汗爲候正陳叔寶爲令史上曰朕平陳國以伐罪

弔人非欲誇誕取威天下公之所奏殊非朕心突厥不知山川何能警候叔寶
昏醉寧堪驅使諧默然而退後數歲有人告諧與從父弟上開府滂臨澤侯田
鸞上儀同祁緒等謀反上令案其事有司奏諧謀令祁緒勒黨項兵卽斷巴蜀
時廣平王雄左僕射高頗二人用事諧欲譖去之云左執法星動已四年矣狀
一奏高頗必死又言太白犯月光芒相照主殺大臣楊雄必當之諧嘗與滂同
謁上諧私謂滂曰我是主人殿上者賊也因令滂望氣滂曰彼雲似蹲狗走鹿
不如我輩有福德雲上大怒諧滂鸞緒竝伏誅籍沒其家

王世積

王世積閩熙新閩人也父雅周使持節開府儀同三司世積容貌魁岸腰帶十
圍風神爽拔有傑人之表在周有軍功拜上儀同封長子縣公高祖爲丞相尉
迥作亂從韋孝寬擊之每戰有功拜上大將軍高祖受禪進封宜陽郡公高頗
美其才能甚善之嘗密謂頗曰吾輩俱周之臣子社稷淪滅其若之何頗深拒
其言未幾授蘄州總管平陳之役以舟師自蘄水趣九江與陳將紀瑱戰於蘄

口大破之既而晉王廣已平丹陽世積於是移書告諭遺千金公權始璋略取新蔡陳江州司馬黃偲棄城而遁始璋入據其城世積繼至陳豫章太守徐璒廬陵太守蕭廉潯陽太守陸仲容巴山太守王誦太原太守馬頽齊昌太守黃正始安成太守任瓘等及鄱陽臨川守將竝詣世積降以功進位柱國荊州總管賜絹五千段加之寶帶邑三千戶後數歲桂州人李光仕作亂世積以行軍總管討平之上遣都官員外郎辛凱卿馳勞之及還進位上柱國賜物二千段上甚重之世積見上性忌刻功臣多獲罪由是縱酒不與執政言及時事上以爲有酒疾舍之宮內令醫者療之世積詭稱疾愈始得就第及起遼東之役世積與漢王竝爲行軍元帥至柳城遇疾疫而還拜涼州總管令騎士七百人送之官未幾其親信安定皇甫孝諧有罪吏捕之亡抵世積世積不納由是有憾孝諧竟配防桂州事總管令狐熙熙又不之禮甚困窮因徼幸上變稱世積嘗令道人相其貴不道人答曰公當爲國主謂其妻曰夫人當爲皇后又將之涼州其所親謂世積曰河西天下精兵處可以圖大事也世積曰涼州土曠人稀

非用武之國由是被徵入朝按其事有司奏左衛大將軍元旻右衛大將軍元胄左僕射高頗竝與世積交通受其名馬之贈世積竟坐誅旻胄等免官拜孝諧爲上大將軍

虞慶則

虞慶則京兆櫟陽人也本姓魚其先仕於赫連氏遂家靈武代爲北邊豪傑父祥周靈武太守慶則幼雄毅性倜儻身長八尺有膽氣善鮮卑語身被重鎧帶兩鞬左右馳射本州豪俠皆敬憚之初以弋獵爲事中便折節讀書常慕傅介子班仲升爲人仕周釋褐中外府行參軍稍遷外兵參軍事襲爵沁源縣公宣政元年授儀同大將軍除并州總管長史二年授開府時稽胡數爲反叛越王盛內史下大夫高頗討平之將班師頗與盛謀須文武幹略者鎮遏之表請慶則於是卽拜石州總管甚有威惠境內清肅稽胡慕義而歸者八千餘戶開皇元年進位大將軍遷內史監吏部尚書京兆尹封彭城郡公營新都總監二年冬突厥入寇慶則爲元帥討之部分失所士卒多寒凍墮指者千餘人偏將達

奚長儒率騎兵二千人別道邀賊爲虜所圍甚急慶則案營不救由是長儒孤軍獨戰死者十八九上不之責也尋遷尚書右僕射後突厥主攝圖將內附請一重臣充使於是上遣慶則詣突厥所攝圖恃彊初欲亢禮慶則責以往事攝圖不服其介長孫晟又說諭之攝圖及弟葉護皆拜受詔因卽稱臣朝貢請永爲藩附初慶則出使高祖勅之曰我欲存立突厥彼送公馬但取五三匹攝圖見慶則贈馬千匹又以女妻之上以慶則勳高皆無所問授上柱國封魯國公食任城縣千戶詔以彭城公迥授第二子義高祖平陳之後幸晉王第置酒會羣臣高頰等奉觴上壽上因曰高頰平江南虞慶則降突厥可謂茂功矣楊素曰皆由至尊威德所被慶則曰楊素前出兵武牢破石若非至尊威德亦無克理遂與互相長短御史欲彈之上曰今日計功爲樂宜不須劾上觀羣臣宴射慶則進曰臣蒙賚酒食令盡樂御史在側恐醉而被彈上賜御史酒因遣之出慶則奉觴上壽極歡上謂諸公曰飲此酒願我與諸公等子孫常如今日世守富貴九年轉爲右衛大將軍尋改爲右武候大將軍開皇十七年嶺南人李賢

據州反高祖議欲討之諸將二三請行皆不許高祖顧謂慶則曰位居宰相爵
乃上公國家有賊遂無行意何也慶則拜謝恐懼上乃遣焉爲桂州道行軍總
管以婦弟趙什柱爲隨府長史什柱先與慶則愛妾通恐事彰乃宣言曰慶則
不欲此行遂聞於上先是朝臣出征上皆宴別禮賜遣之及慶則南討辭上上
色不悅慶則由是怏怏不得志暨平贊至潭州臨桂鎮慶則觀眺山川形勢曰
此誠險固加以足糧若守得其人攻不可拔遂使什柱馳詣京奏事觀上顏色
什柱至京因告慶則謀反上案驗之慶則於是伏誅拜什柱爲柱國慶則子孝
仁幼豪俠任氣起家拜儀同領晉王親信坐父事除名煬帝嗣位以藩邸之舊
授候衛長史兼領金谷監監禁苑有巧思頗稱旨九年伐遼授都水丞充使監
運頗有功然性奢華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而自給十一年或告孝仁謀圖不
軌遂誅之其弟澄道東宮通事舍人坐除名

元胄

元胄河南洛陽人也魏昭成帝之六代孫祖順魏濮陽王父雄武陵王胄少英

果多武藝美鬚眉有不可犯之色周齊王憲見而壯之引致左右數從征伐官至大將軍高祖初被召入將受顧託先呼胄次命陶澄竝委以腹心恆宿臥內及爲丞相每典軍在禁中又引弟威俱入侍衛周趙王招知高祖將遷周鼎乃要高祖就第趙王引高祖入寢室左右不得從惟楊弘與胄兄弟坐於戶側趙王謂其二子員貫曰汝當進瓜我因刺殺之及酒酣趙王欲生變以佩刀子刺瓜連啗高祖將爲不利胄進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趙王訶之曰我與丞相言汝何爲者叱之使却胄瞋目憤氣扣刀入衛趙王問其姓名胄以實對趙王曰汝非昔事齊王者乎誠壯士也因賜之酒曰吾豈有不善之意邪卿何猜警如是趙王僞吐將入後閣胄恐其爲變扶令上坐如此者再三趙王稱喚乾命胄就廚取飲胄不動會滕王遁後至高祖降階迎之胄與高祖耳語曰事勢大異可速去高祖猶不悟謂曰彼無兵馬復何能爲胄曰兵馬悉他家物一先下手大事便去胄不辭死死何益耶高祖復入坐胄聞屋後有被甲聲遽請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扶高祖下牀趣而去趙王將追之胄以身蔽戶王不得出